

星期天夜光杯

95岁马小君 银发“老虎”少年心

◆ 袁小良



■ 马小君在表演中

本版图片由本文作者提供

1

名门闺秀，书场结缘成“老虎”

母亲是标准的大家闺秀，1931年生于上海。她的祖父曾任松江县县长，外祖父是沪上实业家。她常忆起幼时，常随家人前往外祖父名下、位于孟德兰路（今黄浦区江阴路）的雪园菜馆用餐，饭后便跟着外祖母泡在仙乐、沧州等书场听评弹。《玉蜻蜓》里金贵升的痴情，《白蛇传》中白素贞的坚贞，还有《珍珠塔》方卿的落魄与奋起……这些故事和旋律，我闭上眼睛都能想起来。”母亲后来这样说。书场，成了她最早的艺术启蒙殿堂，也悄然改变了她人生的航向。

因此，从上海市立务本女子中学（现上海市二中学）毕业后，她并未遵从父母意愿报考国立音乐院（上海音乐学院前身），而是以补习英文为名，偷偷潜入评弹票房，学唱弹词，苦练琵琶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她最终如愿成为评弹演员，进入嘉兴评弹团。更幸运的是，在这条艺术道路上，她邂逅了生命与事业上最重要的伙伴——我的父亲袁逸良。

父亲技艺精湛，为人敦厚，与母亲在艺术上珠联璧合，生活中相濡以沫，很快便结为备受瞩目的“袁马档”，开启了共同的演艺生涯。

母亲的从艺之路，在当时的评弹界堪称“异数”。她非科班出身，没有正经拜过某位名家为师，也未曾系统学过任何一部传统长篇书目。然而，她身上有着那个时代女演员少有的优势——她は正规高中毕业生，有扎实的文化功底和出色写作能力。这让她具备了“自编自演”的胆识和能力。她不甘于仅仅模仿前辈，而是细心观察生活，从民间故事、现实新闻中汲取素材，自己动手改编或创作短篇、开篇。她的演出，说表清晰细腻，唱腔清丽婉转，更难得的是书目内容新颖，贴近百姓，总能引起强烈共鸣。

“袁马档”的名声很快在苏浙沪的书场传开。他们台风正、配合默契、书目吸引人，票房号召力极强。最让同行咋舌的是，即便与那些师承名门、拥有看家“长篇”的响档先生“敌档”（即在相邻书场同时演出，争夺听众），他们也毫不怯场，常常能赢得满堂彩，让对手不敢有丝毫懈怠。于是，听众和评弹界的同人半是佩服半是调侃地送了他们一个响亮的雅号——“浙江老虎”。这绰号，既是对他们演出实力和市场竞争力的肯定，也暗含了对其“非传统”路径闯出一片天的惊叹。母亲这只从上海书场飞出的“凤凰”，在浙江的土地上，硬是凭着自己的才华与魄力，闯成了令人敬畏的“老虎”。



■ 马小君与作者

2

严母慈心，棒头底下出“奇才”

母亲对我管教极严，立下诸多“不许”：不许抽烟喝酒，不许抖腿斜躺，不许爆粗吹口哨，不许打响指（这两条直接导致我后来塑造某些人物时短板尽显），更不许斗蟋蟀、钓鱼……

那“允许”什么呢？仅三件事：清晨六时吊嗓子，下午放学弹琵琶，晚上安静看书。然而物极必反，十三四岁正是贪玩的年纪，越是压抑，反弹愈烈。我的“玩”法堪称“闷皮”——不扰人，却险象环生：跳火车、吊轮船、扒汽车。为此，我没少挨母亲的“笋烧肉”（揍）。记忆最深的有三回。

有年暑假早晨，嘉兴南湖边铁路上火车脱轨，一节油罐车起火，火焰蹿上半天高。我丢下琵琶就往外跑，到南湖边已觉热浪滚滚。几个小伙伴打赌，谁敢再上前摸铁轨试烫，就认他做头。话音未落，我像离弦箭般冲过去，刚摸到铁轨，“轰”一声巨响，油罐车大爆炸，蘑菇云直冲云霄。近在咫尺的我被气浪震飞，小伙伴们吓得魂飞魄散，奔到我家喊“炸死了”“烧死了”“淹死了”，顿时乱作一团——父母急、奶奶哭、姐姐叫……幸好我命大，震飞几十米后跌进南湖，挣扎浮出水面时，正遇一排拖船开过，抓着舷边绳索进了大运河。两小时后船靠平望，我爬上岸，见一辆往南运煤的卡车，便飞身吊了上去。

半天里经历震飞、落水、吊车的“海陆空洗礼”，我风尘仆仆、气宇轩昂踏进家门。母亲又惊又喜又气又急，一把拖过我就打，平时寡言的父亲也忍不住加入“战团”，好家伙，瞬间变成父母混合双打！可没打几下，母亲舍不得了，把气撒向父亲：“你啥体？（你干什么）”“我也要打啊！”“那你干吗打头？”“你在打屁股，我只能打头啊！”“打头要打坏脑子的，会变笨，你弗懂啊（你不懂吗）？”两人吵得不可开交，突然停了——母亲想起晚上还要演出，怕嗓子吵哑，立刻刹车，转身进房间“咿咿呀呀”润嗓子去了。

第二回是偷骑母亲的凤凰自行车炫技，一车载六人，结果人仰马翻，赔了同学断掉的门牙，自然也赔上了一顿好打。

第三回最为戏剧性。家中来客，母亲命我表演。我弹罢《浏阳河》，却因青春期的羞涩，死活不肯当众唱新学的《蝶恋花》。母亲两个“毛栗子”下来，我只好含着眼泪，一边抽搐一边唱“我失骄杨君失柳……”谁知两年后，我报考苏州评弹团，在终审僵持不下时，当年在场的一位考官力排众议：“这孩子我听过，边哭边唱竟不走板，抽搐声都在节奏里，难得！”一锤定音。

母亲的教育方式中西结合。小时候很传统：“玉不琢不成器”“棒头上出孝子，筷子上出孽子”，事实也如此，没那时的严苛，绝无我今日成就。我成年后她却是彻底放手：我进评弹团后，生活、艺术、社交、经济全自理，给我充分自由。但唯有我的婚姻大事，她牢牢把关，坚持我必须找同行结为“夫妻档”。为此，她曾冷面吓退我带来的上海女友，直至我遇见毕业于评弹学校的王瑾。母亲一见，喜不自胜，当即拿出自己未及佩戴的新款欧米茄金表，套在了未来儿媳腕上。

谢幕后，她笑着摆摆手：“勿稀奇，我每日开心呀。”这句平常话，或许正是她穿越近一个世纪风雨，依然精神矍铄、体健如常的密钥：一颗磊落分明、爱憎透彻的赤子之心，让她活得虎虎生风，但同时又葆有孩童般的好奇与澄明。

3

前卫人生，“三子”兼备犹憾事



■ 马小君夫妇

在我眼中，苏州观前街有一道无可替代的风景：一位满头银丝，腰板笔挺，精神矍铄，打扮时尚的老太太驾驶着一辆大红色的四轮电瓶车，在众人的注目礼和赞叹声中驶向松鹤楼。她，就是我的母亲，95岁高龄的马小君。

母亲很前卫，新款家用电器一上市就换，手机只用智能的，从不用老年机。90岁生日时，太太王瑾给了她一个大红包，第二天她就定了刚上市的双折叠手机。取货时轰动整个商场，营业员全围过来，想看看90岁老太太买两万多手机自己用。最近她又问我三折叠手机效果如何，我回老妈说“您放心，我心里有数。”

1990年，我随团赴北京参加亚运会演出，不料父亲突发疾病离世。团部领导左右为难——第二天就要演出，来宾全是各国元首，极其重要，而我是男一号，若回苏州，演出怎么办？母亲深明大义，打长途电话说：“父亲对你的希望，是在评弹事业上有所成就、超过我们。现在你若回来耽误演出，他在泉下有知也不会高兴。你好好演出，在世界各国领导人面前展示苏州评弹魅力，就是最大孝心！”

母亲的生活极有规律：上午看新闻打拳，下午雷打不动一场麻将，晚上必看《新闻联播》与《海峡两岸》，且边看边记各国政要姓名以锻炼脑力。日前于上海音乐厅，她以95岁高龄登台，不仅创下纪录，更一口气背诵六十余国名及七十多个国际组织与领导人称谓，令人叹服。

母亲常言人生准则在于“四爱”：爱党，爱国，爱评弹，爱生活。邻里亲友誉她为“三子老太太”：大女儿贴身照料是“孝子”，二女儿常年奉上“票子”，小儿子我算是挣了点“面子”。

然而，豁达如她，亦有一桩小小憾事，之前常挂嘴边：“为啥现在规定，70岁以后就不许考驾照了呐？”



■ 马小君近影

扫码看视频

